

陈克艰
微型书评集
无聊才读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WULIAO CAI DU SHU
CHENKEJIANWEIXINGSHI PENGEI

无聊才读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聊才读书:陈克艰微型书评集/陈克艰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7

ISBN 7-5326-1029-2

I. 无... II. 陈... III. 书评—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368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封面设计 姜 明

书影拍摄 钱映芬

无聊才读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常熟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 256 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029-2/G·376

定价: 19.00 元



前言

一、报型杂志

现在的书市上，“书型杂志”并不罕见，有人为它造了一个缩略的英文字mook，写全了想必是magazine book；我的朋友李韧先生却早就心心念念想办一个“报型杂志”，依例，它的英文单词该作maper(magazine paper)吧。1998年初，韧兄接手《书城》月刊的笔政，终于有了过把瘾的机会。所以，上世纪的最后三年，通衢大道、街头巷尾、大小报亭、公私书店里，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八开大本、用报纸纸印的读书类杂志，挤挨在天王巨霸、黑枪红血、丰乳肥臀中间，风景倒也不恶。人们一边抱怨不好拿、不好放、不好寄，一边也就认可了它；据说这几年《书城》的销量，比起它的前身来，攀升了一个数量级。

上手不久，韧兄打电话来派任务：“你给我写一个专栏，每期点评十本书。书的选择听你自由，无论儒佛道、文史哲、数理化、烟酒茶，无论中外古今、雅俗浅深、新

旧厚薄、左右反正，什么都可以；写法也听你自由，或钩提内容，或借题发挥，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甚至瞎七搭八乱勾连，胡搅蛮缠掏浆糊，怎么都可以。规矩只有两条：大规矩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小规矩是每栏三千字，加上书影，正好排满一版，每则点评三百字左右，长短不要太悬殊，不要弄到对某本特别偏爱的写成了一篇不短的书评，别的却以一句话草草了事。还有一点尚须注意：表扬虽不妨溜须拍马，批评最好别讽刺挖苦，须知我们的时代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时代，你也应该与时俱进。”

在李韧兄“什么都可以”和“怎么都可以”这个宽容的两可方针下，我匆匆上马了。“无聊才读书”专栏于1998年中开张，一直写到2000年末韧兄笔政任期届满，于是就有了收集在本书里的近三百则微型书评。当中有一期，因我母亲生病住院，实在无法克期完成，是请虞云国、程羽黑两三好友代笔写的；厚情高谊，心所感激，这次一并收入本书，并于文末注明作者。

二、“失书”与“失读”

我写这个书评专栏，选书方面没有什么先定的明确标准，极大多数是从自

己的书架上临时选取的，因此，所点评的，往往并不是新书，即使有的市面上已有新版，我用的也往往仍是自备的旧本。开始的几期，特约刊出单位的电话号码，不知怎么误植成了小宝先生家里的电话，一段时间里，小宝经常受到想买那些旧书的读者的骚扰，恼得小宝差一点把我和李韧告上法庭。

古人说：“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书籍的物质形态无疑属于“器”，现在无论做书的，还是买书的，都有求新的趋向，这无可非议；但若论内容，书其实更像人，书有趣，就像人有趣；书无味，就像人无味。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个好朋友，读书得间，就像交友获益。几十年来，我买了不少书，虽然因为疲于稻粱之谋，好好晤对过的并不多，但心里隐隐然有为告老以后多准备些“朋友”的意思，到时候即使不良于行，足不出户，也能高朋满座，胜友如云。这两年不买书了，因为忽然觉得老之已至，旧雨尚未能绸缪，更何暇于新知乎。发生这个转折，与写这个专栏，时间上基本同步。

读书方面我一向自由惯了，兴趣至上，不守边界。唯一经常提醒自己的是，要问值得不值得，换言之，要有一定的眼光。这一点，李韧兄也经常强调，他曾宣言：“我做杂志的宗旨是，不做热点，但做眼光。”孔夫子教导我们：“可与言而不与之

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是说取人要有眼光，关于书，可以模仿地说：“值得读而未读，失书；不值得读而竟读之，失读。善读者不失书，亦不失读。”“失读”一词，本是成语，是说未曾读，且似有惋惜之意，但作为“失言”的引申，意思恰好相反，是说“失于读”，过失恰恰在读了，而不在未读。

“失人”和“失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滔滔，那么多好人，那么多好书，何能照单全收？近年领导上派我一个在单位图书馆行走的差使；书库空间不够，不得不处理一批，有同仁提出：“凡是文革期间的书，和无关专业的书，一概剔除。”起初我还不大同意，心想书犹人也，处理一本书就像枪毙一个人，怎么可以根据生硬的规定一刀切呢？应该一本一本本地审查判决。但是我的想法完全没有可行性，书实在太多了，最后仍不得不按规定行事。可见，要做孔夫子所谓的“知者”，或其引申义的“善读者”，两面都“不失”，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然而话要说回来，“失人”和“失书”固然不可避免，但“失言”和“失读”的错误却应该也能够不断纠正。“失言”和“失读”，用新的成语来说，是“精力过剩”的表现，是“吃饱了撑的”，对治的办法，一是有向高明学习的诚心，一是须时时琢磨、比较、体会，从而养出眼光。

三、父亲的两位老师

光有向学之诚，远不等于就有了眼光。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从小崇拜有学问的人，至今不改，向学之心，不可谓不诚。这种感情的来源，主要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极普通的中医师，文化程度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出生不久，他就响应“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去了苏北，直至“文革”中死于非命，没有离开过那里，只是每年有十来天的休假回沪探亲，所以我自记事以后，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会超过一年。但父亲却拜过两位名师。一位是章次公，曾任卫生部顾问，人称“章老”，据说给伟大领袖号过脉，伟大领袖玩笑说：“章老不老嘛”；另一位是陆渊雷，与章太炎、邓散木、范古农等大名人是师友之间，不仅医学渊博，还通佛学，晓天文，擅书法，能篆刻，父亲说章太炎为其著作作序，盛称其学问，有“精算学”一语。记得父亲收藏的字画中，有一幅陆渊雷用碑体写的“希踪和缓”四个大字。和、缓是春秋时代的两位名医，陆渊雷以此期望我的父亲，实在是有点“失言”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与我的谈话几乎从不离“学问”两字，而他所谓的学问，无非是他这两位有学问的老师。有一次他说

故事：“陆渊雷理论好，实践却不行，他给文字学家胡朴安看病，把人家高血压当成贫血来治，结果治成了瘫痪；胡朴安后来写过《朴安病废记》一篇文章，对陆渊雷表示不满。”父亲讲这故事的口气，在我听来，竟好像给人吃错药、把人治成残废也算是有学问的表现。那时候我正热中于自学数学，脑子里一天到夜盘旋着竞赛难题，对此父亲颇不以为然，他说：“你这些工夫，要是化在背古文和练毛笔上，也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和好书法，有资格做陆渊雷的学生了。”我不服气，抗声反驳：“陆渊雷的算学，比华罗庚的数学差远了！”父亲顿时愕然，华罗庚的名字，他闻所未闻，看他的神情，仿佛在说：“何物华罗庚，竟能与陆渊雷相比？”

越一年，父亲又回家探亲，进门就兴冲冲地说：“华罗庚确实有名，确实有名，我和我们医院的护工打乒乓，他打了一个擦边球，就说比华罗庚算得还准，可见华罗庚深入人心，真的有名。我还读到一篇文章《卓明的科学家——华罗庚》，‘卓明’两字用得真好。华罗庚了不起！了不起！”这以后，父亲嘴边“华罗庚”的频率，就不亚于“陆渊雷”了，虽然他对华罗庚有些什么学问，一点都不了解。现在想来，父亲这种盲目崇拜学问的态度，对我从小就有深刻的影响。

崇拜有学之人的感情,另一个来源是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刚从大学毕业的王老师曾带我去他的宿舍,给我看他与教授们的合影,给我说教授们怎样的满腹经纶,他说:“你无论翻开哪本书,翻到无论哪一页,指向无论哪一行,教授都能倒背如流。”我讶异不止,而又深信不疑。诸如此类的话,王老师在很多场合说过很多次。

那时候没有电视,广播和报纸里也不大有表扬教授的话,教授的功能和形象,多是在老师、同学、亲友间口耳相传塑造出来的。“教授”基本上只是一个概念,但也正因为此,可以由着我们往概念里想加进什么内容就加进什么内容,由着我们全身心地作美好的想像和向往。我相信同代人中,有类似感情来源和感情方式的,不在少数。

四、小草与大树

崇拜这种感情,与钦佩、羡慕、妒忌等不同。崇拜既包含认同感,又包含无力感,是既想成为崇拜对象那样的人、又断定自己成不了那样的人的一种感情状态。想成为,又自知成不了,这本是矛盾,然而人心不全是逻辑,人心或浅而能深,或狭而能

广,能在一种状态里将此矛盾贯通、消解、整合了,这种状态便是“崇拜”。妒忌、羡慕则未必有认同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不能是”,人我界限非常清楚;妒忌、羡慕更无所谓无力感,“彼可取而代也”,妒羡对象往往就是集矢对象,就是想取而代之的对象。致于钦佩,于所钦佩之人,可以融融泄泄地相处,可以自然而然地受益;认同、无力云云,同样说不上也。

崇拜这种感情,又必定包含生命上的感应,就像小草之于大树。小草崇拜大树,但肯定不会崇拜石头。虽然石头和大树都是大,小草却认为它们不是一类,倒是自己与大树属于一类。小草在石头底下感到憋气,还常常会借大树以壮自己的胆力:“你不要自以为庞然大物就骄傲。这大树不是比你更大吗?重要的不是大还是小,而是活还是死。你不是个死物吗?大有什么用,那粪堆比你还大呢!”石头不服:“你这么个小不点,哪有资格教训我?还拿大树来挤兑我,你自己有多大?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容易吗?我够可以了!想不到还要受他妈的这小玩艺儿的气。以后规定,凡是小玩艺儿,一律不许发言。”崇拜的感情,是从小定向的,终生不移。很难想像,一个从小崇拜杨振宁和爱因斯坦的人会忽然去崇拜了周润发或迈克·泰森。

宋儒陆象山有言：“有可以形迹论者，有不可以形迹论者。”崇拜这种感情，常常是不可以形迹论的。“文革”初起，红卫兵到处串联，我因出身不好，不配带红袖章，也不敢外出走动，听回校的同学说，在大学里看到了名教授某某某、某某某，被挂牌批斗，被强迫劳动，他报了一连串的名字。我一面为教授们感到痛苦，感同身受，对自己中学里那些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的教研组长更加深了同情心；一面又很羡慕同学，他毕竟亲眼看到了我心目中崇拜的人物。以形迹论，他们正在受难，正戴着高帽，挂着牌子，但这一点也不能丑化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对他们的崇拜，不是减少了，反而增多了。

终于有机会得亲教授的罄颞，已是到了“文革”的后期。我去参加一家杂志编辑部办的学习班，开学仪式上，前排坐着几位中老年人，主持人介绍说是某大学的老师，那两位年纪轻一些的，可能当时还不是教授职称，但我当时的心情，根本不会这么势利眼，去作这么清楚的区分。有幸和来自高等学府的博学之士坐在一处，我实感到无上的光荣。

会议其实是听领导讲话，没有安排教授发言。中间我去方便，正巧并排站着的，是会场上已见到过的一位老师，他的样子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秃头，皮肤白皙，肚

子微凸，腋下夹着本外文书。弹指一挥间，二十七年过去了，至今我能历历如绘地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因为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崇敬之意，所以就想道：“虽然与老师并排而站，虽然一样是肚子胀满，却是形同而实异，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是只有尿，放完就空了，老师则放完后，还有更多的学问在。”这些确实是当时心里自说自话说过的话，丝毫没有编造。

这位老师我后来很熟悉了，他性格好，快人快语，业务也好，近年来经常为他研制的很受消费市场欢迎的新产品上电视做广告。平心而论，早岁那样对他的崇拜是没有了，但这里毫无不敬之意，他也肯定不会见怪。早岁那样的向学诚心，自问并不稍减，只是另一面有了点进步，阅历渐多，眼光稍准，眼界渐高，不轻言崇拜了。再说，动不动就崇拜，心力也搭不够。套一句现成话做公式：“二十岁以前不崇拜人，是心有毛病；四十岁以后还轻易崇拜人，是脑子有毛病。”

五、“喂书”导致“失读”

盲目崇拜与“失读”常常互为因果。而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如果谈得上有什么进步的话，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失读”

的情况应该越来越少，这样，盲目崇拜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少。但教育上的最大失误，恰恰是逼人“失读”。

从前，林语堂应邀去圣约翰大学做论读书的报告，他介绍的读书方法十分简单：“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真正的读书”，“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林语堂说他的读书法是“假定学生会看书，肯看书，但现在教育制度却是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说学生书看不懂，在小学时可以说，在中学还可以说，但是在聪明学生，已经是一种污蔑了。至于已进大学还要说书看不懂，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吧。”因为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于是用注册、考试、记分一整套办法，逼着学生看书。林语堂说这是在给学生“喂书”。

在被逼和被喂的状态下读书，不“失读”才怪呢！久而久之，也就真的弄成了不会看书，不肯看书，看到书就头痛、反胃。许多人对不带强烈刺激性的书，根本提不起兴趣来，上焉者将新名词和浮华词句的堆垛当作高雅思想，下焉者就只有权谋、暴力和色情才过瘾了。人间事就这样吊

诡：先假定你是，然后根据假定设置规则和制度，运作起来就把你制造成假定中的所是了；并非你本来就是，而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以数学为例，掌握最起码必要的数学知识，是现代文明人应有的素质，使用统一的教材，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逃不掉的程序。林语堂说“教科书不是书”，这是他有激于现实而故意往另一头说的过激话，此处可以不必顶真。问题在于，中学是人生中最容易爱上数学的阶段，且数学学科本身的性质又最容易激起爱好者的主动精神，中学生实在太需要好的数学课外读物了；然而现在，学校和市场“喂”给中学生的课外书，全是雷同抄袭恶劣滥俗的考试辅导和习题集之类，要想找一本清新脱俗、有思想、能启发的读物，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其实这样的书是有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过好几套中学生数学丛书，为它们写稿的有华罗庚、苏步青、段学复、吴文俊、谷超豪这些大家，以大手笔，写小册子，起点低，观点高，思与神接，文情并茂，不仅适合中学生的程度，更引导读者以自己的努力，深入一层，按数学本身的理路（而不是按考纲），达到对已有知识的贯通和理解，又获得许多新的知识，实在是素质教育的极好资粮。

这几套丛书我当时几乎买全了，至今还藏有多种；所以我每看到现在中学生被逼着反反复复地做同类型的习题以应付考试，有的简直像熊瞎子掰苞谷，掰一支，丢一支，成本极高，受益极低，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无奈和悲哀。我感到奇怪，如今旧书新刊不是很时行吗？为什么教育出版社不将这些“旧书”也新刊一下，稍稍改变一点中学教学中严重的“失读”现象呢？

六、居间，不应离间

我不敢说我在专栏里点评的书，本本都值得一读，我自己“失读”的毛病尚未根除，其中少数几本，我本来就是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也有不少很可能当不起识者法眼的考量，但是确实，所评的大多数书，在我是觉得有用、有趣、有意思，觉得开卷有益的，更不必说那些早有定评的名著和经典了。

困难在于，每个月要评十本书，负担很重，感到十分吃力。经常有朋友问我：“你评的书，你是否每本都读过？”这个我必须老实回答：不是，真正称得上读过的只有极少数。钱穆先生说他读书，要么不读，要读，就从头至尾读。前辈学者这样的读书功夫和境界，对不学如我者，永远是

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书未曾读，又怎么有资格说三道四、遽作评论呢？

对此，我确实心里有点虚。当然，时间紧，任务重，只能方便行事，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此外，我还想作的自我辩解是，在较短时间内用心翻一本书（谈不上认真读），做到有所会心，然后出之以短短三百字的笔记，这似乎还不算太过虚妄。好比新认识一个人，虽然素昧平生，对他的过去履历、奖惩记录、家族网络、社会关系等等均一无所知，但由于性情相投，倒能够交浅而言深，如果再有机会亲自观察到他处理某些事情的作派，那么我们对这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有所了解，比起掌握他全部档案细节的人事干部来，即使不是了解得更多，也可说了解得较深。读书也是这样，翻翻前言后跋、目录绪论，选择一两个重点，集中读它几页、十几页或几十页，虽然对它说了些什么或远未周到，但对它是怎么说的，大致就有数了。

我总认为，书评的目的是引导读者自己去亲近那本书，书评在读者和所评书之间应该起居间的作用，而不是起离间的作用。你如果唤起了读者想去读那本书的欲望，你的书评便是成功的。不然的话，如果读者读了书评，便自以为等于读了那本书，这在读者方面，固然读法有问题，而在评论者方面，实际也是一种不幸。这里我